



WALLACE ACADEMIC WRITING FOR JOURNAL
PUBLICATION IN TAIWAN QUARTERLY

華樂絲學術期刊發表英文撰寫季刊

台灣研究者最專業的學術英文雜誌

中華郵政台北雜字第2360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March 2024 第五十九期

本期精彩內容

期刊主題不符而被期刊拒稿

缺乏重點而被期刊拒稿

缺乏意義而被期刊拒稿

「國際性」不足而遭拒稿

「So what」與「Now what」問題的八個步驟

以學術寫作進行學術對話

「讓作品跟現行的對話產生連結」是什麼意思？

前言

不少學者投稿到目標國際期刊都會遇到編輯或審稿人拒稿而感到氣餒。這期華樂絲學術季刊，我們來探討為何期刊會拒絕論文、論文被駁回的理由以及如何應對並改善論文來增加投稿成功率。

期刊主題不符而被編輯拒稿

提問：我被退稿，因為他說我的論文不適合他們期刊，請問「不適合他們期刊」是什麼意思？

— 出席期刊投稿講座的台大博士生

答覆：某些投稿給期刊的文章從來沒有得到外審的機會，因為打從一開始它們就被編輯拒絕。為什麼會這樣呢？簡短的答案就是：「不適合該目標期刊」，在本期季刊中我們為您解釋所謂「不適合」的意思到底是什麼。

首先，讓我們假想一家期刊（哪一家都可以）。

就算是同屬一個學術領域，各家期刊之間還是會有差異；有一些取材較為博雜，會廣泛收錄自己領域內各種觀點和位置的論文，而《The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 Research》就是其中一例。這家期刊一開始純粹是英國的期刊，由一個學識專精的學會所主持，以連結英國境內的學者專家為宗旨。這家期刊不只是英國教育學者發表研究的窗口，同時也扶助英國境內教育研究的發展。不過，隨著時間推移，這家期刊的宗旨慢慢發生變化，如今是一家國際期刊了。其他在名字上有國名或地名的期刊有可能也是以成為國際期刊為目標，但也有可能專門鎖定特定國家或向該地的專家學者徵稿。

以上述相比，有些期刊較為專精，甚至是專門對特定的次領域有興趣。舉例來說，一家期刊可能獨愛某個理論架構、研究方法或研究題材。就算是對同一題材有興趣的期刊，彼此之間還是有可能存在不少差異，比如說，在教育領域有一些期刊偏好領導能力相關的內容，但彼此對領導與管理的立場卻各自不同，可說是天差地遠。

這些差異至關緊要，如果您投的稿件不符合期刊興趣或是跟期刊已經刊登過的文章主體格格不入，那就很有可能被退稿。如果您把充滿地域性內容的文章投給面向國際讀者的期刊，那也很有可能被退稿。如果您把一篇討論教育領導的論文投給一家在

教育領導立場與您南轅北轍的期刊，那文章的下場大概也不會太好。

您甚至有可能連第一關都過不了，發現稿件寄出後沒多久就被退回來。這種情形往往都是期刊編輯個人或集體的決定，畢竟多數期刊都不只有一名編輯。編輯的職責有一部分在於挑選原稿，然後把原稿分派給審稿人。挑選原稿的第一步永遠是檢查內容適不適合該期刊，如果不適合，編輯就會把稿件退回。這種情形稱為「desk reject」，就是不經外審直接拒稿的意思。

期刊編輯為什麼要這樣做呢？一家關注特定題材的期刊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有足夠數量的關鍵讀者群支持。創刊之後，期刊的任務在於建立具相同興趣的學者群，同時徵集研究成果，進而使其研究成為值得關注的學術領域並促進學者之間的對話。我們可以把各家期刊想像成一個建立知識的社群，期刊編輯就是特定社區的工作人員，不論是博雜或專精，各社區都在建立知識且在這一個角色上帶有強烈的特色。

期刊編輯往往須經過一番競爭遴選後，才能脫穎而出，而篩選的標準就是他們在該領域的地位以及對期刊的「建立知識」是否有興趣。有的編輯較為保守，想要維護讀者群，所以孜孜矻矻把關期刊內容；有的編輯則想把期刊引領到新的方向，所以選出來的編輯委員會、審稿人和寫出來的社論都昭示改變的企圖心；有的編輯則希望讓期刊與讀者群成為一個開放、大膽的社群，所以選出來的編輯委員會、審稿人和寫出來的社論都表現出這樣的傾向。

現在讓我們回到退稿這個問題上。當編輯拿到一篇稿件時，第一個念頭就是：「這個主題能不能讓讀者感興趣？能不能擴展我們的見解，並且促進期刊的知識交流？」假如答案是否定的，那編輯就會退稿，這就是「desk reject」。

期刊編輯們常說投稿被拒絕最大的原因就是投錯期刊。我最近遇見某位編輯，隸屬於一家專精於特定工法的期刊，他能為此作證。雖然該期刊的名稱就

直接點明所關注的工法，在宗旨陳述（mission statement）中也清楚指出只收與該工法相關的稿件，他們仍會收到許多明顯是在講別的工法的投稿，而且數量總是多到令人吃驚。編輯們就只能一一退件，並且註明內容與期刊主題不合。

因此，要避免被退稿，第一步就是務必要把稿子投給有可能接受的期刊。這意味著您得先做一點功課，研究一下目標期刊都刊登些什麼樣的文章。眼光不可以只停留在期刊的宗旨陳述上，更要注意編輯和編輯委員會成員，看看他們各自的學術領域是否與您的稿件內容相近。讀一讀期刊的社論，也讀一讀前幾期的刊物，看看是否跟您的稿子有共鳴。了解期刊所刊登的文章內容，找出相似的文章並注意您的稿子與這些文章有什麼關連之處。查看文章的參考文獻列表，確認這家期刊是不是您自己會閱讀並且引用的資料來源。倘若是的話，就代表您的研究跟這家期刊是有關連的。

如果您還是不確定的話，請務必徵求專家意見：問問那些在目標領域已經發表過不少著作的學者，請他們推薦幾家期刊。您也能向學者們請教各期刊的屬性和關注的題材，再評估您的稿件應該避開哪些期刊。

缺乏重點而被期刊拒稿

提問：我被編輯退稿，理由是我沒有明確的重點。可是我覺得有寫出很多很好的重點啊。

— 出席寫作課程的清大博士生

答覆：根據期刊編輯們的說法，稿件內容漫無重點是投稿被拒的一大主因。期刊願意刊登的文章都必須有明確的重點，這些文章都環繞著一個主題，而作者對該主題也都有獨特的見解。文章內容就是把讀者引向該重點的邏輯論述。

一篇混沌不明、缺乏重點的文章讀起來給人的感覺是這樣的：

- 作者不曉得自己想說什麼。
- 作者看似想提出兩三個論述，但卻拿不定主意哪一個才是最重要的。
- 作者提出多個想法導致文章的重點整個消失無蹤。
- 作者抗拒做抉擇，無法果決的對文章內容做取捨。
- 作者想到什麼就寫什麼，卻沒有認真理出頭緒和重點，結果文章讀起來就像是把腦中所有內容都倒進來的大雜燴。
- 文章像是以一篇報告或論文為基礎，但作者沒有膽量從各種可能性挑出一個作為文章重點。
- 作者在寫作時有制定大綱，但卻沒能清楚提出論述，也不清楚要講的重點是什麼。
- 文章結論的確有其重點，但這項重點卻跟文章開頭或論述過程沒什麼關聯。

由此看來，沒重點並不是什麼罕見的事。事實上，以上所敘也有可能全都不適用。也許作者不知道自己講的重點是什麼，但也只是暫時還不知道；最終他們還是有可能理解重點為何、學會該寫些什麼內容以及整理出論述的條理。嘗試寫出一篇文章本身就是一個逐步去蕪存菁的過程，只可惜很多人總是在自己做好準備之前、在理出文章的重點之前，就貿然的把文章拿去投稿了。

有些期刊則提供一個能讓稿件論述更清楚、更有條理的架構，以試著協助那些未能理出重點的作者。以下有兩項建議都是出自期刊，您不妨仔細想想，如何透過這些建議讓自己不落入缺乏重點的窘境。

1. 結構式的摘要（the structured abstract）

許多《Emerald》旗下的期刊都要求文章摘要必須結構化，依循一套固定的格式：研究目的（purpose）、研究設計（study design）、發現（findings）、原創性與價值（originality/value）。要滿足四項中的最後一項——原創性與價值——作者必須對自己文章的學術貢獻有清楚的認知，意思就是說，他們必須知道自己要講的重點是什麼以及這項重點對既有的知識有何增益。《Emerald》還建議文章最後一個章節應該提及研究的限制與意涵，包括實務意涵與社會意涵。

下面是我隨機挑選的一個例子。這篇文章是：[Harris, B, Childs, B A, Axe, J, and Gormley, C \(2022\) Developing a university learni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framework through practice conversations. Journal of Applied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

Purpose

This project engaged faculty, students, alumni and staff in re-visioning their university's learni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framework. An extensive consultation process allowed participants to explore, discuss and critically reflect on effective practice.

Design/methodology/approach

This action research project provided a process for university community members to engage in practice conversations. In phase 1, focus groups and campus community discussions elicited the diverse perspectives of the community. The design-thinking process of discovery, ideation and prototyping aligned with the action research cycles to help a working group create a learning and teaching framework prototype based on the findings. In the second phase, surveys were used to elicit community members' responses to the prototype, which was then refined.

Findings

The prototype was organized into three overarching categories, each containing several attributes. The attributes of the "Applied and Authentic" category were: interdisciplinary and transdisciplinary; experiential and participatory; flexible and individualized; outcomes based; and openly practiced. The attributes of the "Caring and Community-Based" category were: inclusive and diverse; community-based; supportive; team-based; co-creative; and place and virtual space-based. The attributes of the "Transformational" category were socially innovative; respectful of Indigenous peoples and traditions; impactful; and reflective.

Originality/value

*This article should interest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seeking to engage faculty, staff, students and others in practice conversations to develop a learni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strategy. This research demonstrated that **fostering practice conversations among diverse community members can be a powerful process for creating a common and integrated vision of excellent learni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actice.***

我把作者在文中想要提出的重點用粗體字表示。我注意到《Emerald》建議的結構是報告的格式，其實不太能幫助作者建構其論述，所以作者必須自行整理其論述。此外，這種格式也讓作者沒辦法在摘要開頭就提出背景資訊。不過，這種格式的優點在於迫使作者以清楚簡潔的方式講述要傳達的重點。因此，這種格式是還算不錯的工具，因為它不僅讓作者講到重點，而且還必須是以相當節省篇幅的方式達成這個目的。

2. 列出主要特色 (highlighted features)

另一個幫助作者點出文章重點的期刊是《British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這家期刊最近要求作者們依平常的方式寫摘要與正文，但是需要在最後列出文章的主要特色 (key features)。因此，作者們必須回答兩個問題：

- 文章探討的主要議題 (main issue) 為何？
- 文章提出哪些主要見解 (main insights) ？

請別對第二個問題產生誤解，它並不是要讓作者在文中舉出兩個以上的重點。編輯真正想看到的是作者舉出一個重點以及在該重點之下列出一兩個對學術、政策、實務等方面有其意涵的面向。

以下我再隨機挑一篇範例，這個單純就是一篇關於高等教育的文章。

Dockery, A and Koshy. P I (2022) Parental expectations of children's higher education particip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British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文章摘要如下：

The role of parental expectations in determining children's higher education participation is important in understanding both participation and potential policy responses. Using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longitudinal survey of Australian households, providing repeat observations on expectations for individual children, this study extends the literature in several respects. First, it examines the adaptation of parental expectations over a 4-year time frame. Second, it looks at how parental expectations for school children are associated with actual higher education outcomes in the future. Third, the longitudinal aspect of the dataset permits more robust analyses of factors that shape parental expectation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parental expectations of their children's attendance at university are generally stable across time. Perceptions of children's academic achievement at school are shown to be the key influence in shaping parents' expectations, and behavioural issues at school adversely affect expectations. Australian parents from non-English-speaking backgrounds were more likely to form positive expectations of university participation by their children, consistent with studies from other countries. A more nuanced picture of the formation of expectations for sole-parent mothers is also presented. Positive effects of parental education and children's enrolment in a private school on parents' expectations, over and above any effect on school achievement, highlight these socioeconomic factors as potential causal channels for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socioeconomic outcomes.

當您閱讀這篇摘要時，或許還不清楚文章重點是什麼，不過再看作者對兩個問題的回答應該就可以清楚看出來了。

What is the main issue that the paper address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ole of parental expectations in determining children's higher education participation. It uses longitudinal data from Australia to examine key determinants of parental expectations and the extent to which expectations change over time and affect eventual higher education participation.

What are the main insights that the paper provides? The main insight is that Australian parents' expectations of their children's attendance at university are generally stable across time. The

key influence on expectations is parental perceptions of children's academic achievement, moderated by factors with positive (e.g. non-English-speaking background) or negative (e.g. school behavioural issues) effects.

以上對重點提出一項重要的解釋，而這項解釋對我們如何理解文章重點相當重要。同時，這些解釋也恰是文章有其意涵之處。

列出主要特色與見解有三個好處。首先，問這些問題正好為作者提供指引，必須確定提出的見解與文章摘要和正文保持一致。因此，撰寫其見解成為文章規劃與修改過程中相當重要的一面。第二，這一個段落對於正在初步篩選文獻的人很有幫助。讀者一眼就能看出一篇文章是否有意義以及如何有意義；如果有意義，讀者就能決定繼續深讀文章的內容。第三，嘗試回答這些問題也能在作者進行寫作時起到作用。就算您沒打算投稿給這家期刊，嘗試回答這些問題能在提筆時幫助理清頭緒。此外，嘗試回答這些問題能讓您從毫無條理的思緒進步到一篇有條有理的文章或是幫您在修改文章時把離題之處拉回正軌。

缺乏意義而被期刊拒稿

提問：我收到審稿人來函，說我的文章沒有增進什麼新知識，因此提議予以退稿。可是我看過很多沒有新內容的文章也照樣被刊登出來，他這樣說到底是什麼意思？

— 陽交大一位感到挫折的博士生

答覆：每篇期刊文章都被期待有學術貢獻。作者得為目標期刊寫出一些有所增益的特定題材或領域內容，並藉此作出貢獻及參與討論。如果一篇文章沒有貢獻、其貢獻了無新意或是其貢獻沒有意義就有可能被拒稿。編輯們常說，作者沒有提出新東西或有意義 (significance) 的東西是相當常見的退稿原因。

新穎的貢獻可以有許多種形式：它可以是應用一種新方法來解決老問題、跟先前研究用同一種類型的方法卻得出新結果、重現一項既有的研究、用新數據來檢視長期未獲解決的問題、把新理論應用在既有的問題上、提出新的詮釋、分析一個領域當前的趨勢與挑戰、對已經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現象提出新的論證、改變研究的場域或參與者等。我可以持續不斷的舉出更多例子，因為對期刊學術討論做出貢獻的方式簡直多不勝數。

因此，最重要顯然就是捫心自問自己的文章有何貢獻：「我對期刊的學術討論帶來什麼增益？自己帶來的是不是前人尚未觸及而又有有意義的東西？對於所屬領域算不算新知識？」

我們舉一個例子來解釋「考量嶄新而有意義的貢獻」是什麼意思。想像您正在做一項研究探討博士生所受的論文指導與學位完成率之間的關係。您已經掌握作為研究標準的博士學位完成率數據，同時也掌握不同領域長期的完成率數據（大學一般都有這些數據並將其作為審查之用）。此外，您不但對三個領域裡共 15 對的指導教授及剛完成學位博士生進行訪談 (n=30, 每個領域各 5 對)，甚至還找到並一併訪談幾名放棄學位的學生及其指導教授 (n=6)。您希望能以訪談數據為基礎，對博士生與指導教授進行問券調查，不過已經沒有足夠的時間這麼做，而您的指導教授也說目前所擁有的數據已經很夠用了。當您回頭看看自己手上已經掌握的數據就會發現影響最大的是論文指導。

因此，您撰寫一篇論文並以此發現為結論。您很有信心地寫道：「論文指導對博士學位完成率有顯著影響」，然後把論文投給一家在高等教育領域饒富盛名的期刊。對此，您感到十分滿意：論文符合期刊的領域、知道讀者對論文指導的作用很感興趣，而且還知道論文有提出一項明確的重點，亦即「論文指導有重大的影響」。不過您的論文卻馬上以「沒有貢獻」為由遭到拒稿。

讀到這裡，您大概已經看出是什麼原因了。每一個閱讀該高等教育研究期刊的讀者早就已經知道論文指導會影響學位完成率，而您也心知肚明。任何讀過博士班或正在讀博士班的人都知道論文指導的影響有多大。甚至，只要花幾分鐘上社群媒體看看就能找到不計其數的故事告訴您論文指導有多重要。所以，不光是該期刊的讀者，就連只對攻讀博士學位這件事一知半解的人也不會對您的發現感興趣，畢竟他們早就知道這項事實了。假如您宣稱論文指導不重要或許還能激起一點漣漪，不過您的結論並沒有這麼說。

該期刊讀者可能更加感興趣的是與論文指導有關的「問題」。他們想問的不是論文指導會不會造成影響，而是如何有影響、為何有影響、何時有影響、何處有影響、對誰有影響、影響有多深等問題。

請想像您是這位一下子就遭拒稿作者的指導教授。您接下來也許會問這位作者一些問題，比如：「關於哪些論文指導的做法會導致博士生中輟，有沒有什麼頭緒？」、「三個領域之間有沒有什麼差異，如果有，是什麼導致這些差異？」、「中輟學生的指導教授有沒有哪方面的技巧看似有所欠缺？」、「能完成學位的博士生所受的指導是否存在共通的特徵？」、「中輟的博士生是否存有任何共通點，顯示論文指導或校方的支援有需要改進之處？」、「如果把論文指導的重要性和其他事物作比較，例如校方的做法、高等教育的常態現狀、日常生活的情況等等，有沒有什麼可以發揮的論述？」。我猜您還能提出其他許多建議，比如還可以從哪些角度對數據進行分析和詮釋。

現在，讓我們停止想像，開始從實務面著手。我們的目標是要讓您的文章不會馬上遭到拒稿，要避免因為缺乏意義而被拒稿有兩個方法，說起來其實很簡單：

- 您必須仔細想想在學術領域中，要怎樣才算是「有貢獻」。對您的領域和目標期刊而言，或許證實並重現一項發現是一件重要的事，但也或許不是（如上例所示）。如果不是的話，您必須想想自己能附加上什麼新東西。您得自問：「這個題材有哪些是人們早已知道，甚至視為理所當然的事？」；除此之外，還有哪些是您說的？要是將這些事情往「何人」、「何事」、「何時」、「何地」、「為何」等方向鑽研，能不能另闢一片天地？然後再問自己：「這些路是不是已經有人走過了？」
- 您必須在緒論一章提出研究問題並指出其意義時，直接了當就告訴審稿人這篇文章的貢獻為何。提出論述時，可以這樣說：「雖然論文指導對學位完成率的重要性人盡皆知（文獻），但○○○○（論文主題）仍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因為……」。然後，在結論一章您還得再談研究發現的政策、實務和學術意涵時，讓說法呼應前面對本文意義與貢獻的敘述。

貢獻到底新不新或沒有有意義，最終還是由審稿人自由心證。我們也都很清楚同儕審查結果往往很難預料，就算費盡心思來澄清研究的貢獻也還是有可能成不了事。雖然如此，如果您確實有仔細將自身領域與目標期刊既有的知識，以及對提出新知識的期待都納入考量，投稿勝率無疑將提高許多。

「國際性」不足而遭拒稿

"Thank you for your paper...revisions...you need to make sure that your paper speaks to an international audience."

投稿給期刊時，收到類似上面的審稿意見並不是什麼罕見的事，尤其社會科學與人文領域更是如此。假如您是新手的話，甚至有可能不了解這一句想表達的意思。一篇以特定背景作研

究為題材的論文該如何令不同領域的讀者感興趣？如果他們對地域背景的題材不感興趣，那作者又該怎麼辦？

要是曾經歷過這種情形，而且曾被要求讓論文更有國際性，那您大概會理解這種評語代表審稿人認為文章的地域背景不夠令人信服。另外，審稿人可能還會關注三件事：

（1）摘要和緒論如何界定整篇文章

緒論必須用比該地域背景更宏大的格局來介紹這篇文章。這裡所謂更宏大的格局指的是整個領域共通的考量、爭論、議題、問題和關注點；之後才以文章的地域背景來探討或描寫這些宏大的國際性考量、爭論、議題、問題和關注點如何體現在當地的狀況之中。

（2）文章如何討論研究意涵，又如何收尾

討論和結論章節必須把這項以特定地域性背景為題的研究結果，與文章一開頭提到的宏大國際性考量、爭論、議題、問題和關注點建立聯繫。

（3）與其他研究的關聯（引用哪些相關文獻）

引用相關文獻的目的在於藉由提及在他處進行的研究來擴展和奠基自己文章要敘述的研究。常見的作法是一開始以國際文獻來證明所屬考量、爭論、議題、問題和關注點的普遍性，隨後再以國際文獻來呈現欲採取的理論依據或研究方法。最後，在討論與結論章節再重訪這些文獻以做前後呼應。

此處讓我舉出一個例子來展現這整個過程是如何運作的。我挑的是一個既短又直接，而且也容易取得的例子。不過，我得聲明，我無意討論這篇案例的內容。我相信該文的內容與論述有不少足以令我們彼此爭論不休之處，但那不是我現在要做的事。我的目標只是要展現如何讓一項地域性的研究顯得更有國際性而已。

我選的是這篇文章：

Quantity and/or Quality? The Importance of Publishing Many Papers

本文由Ulf Sandstrom、Peter van den Besselaar合著，於2016年發表於《PLOS ONE》（一份開放取用期刊）。

| 文章怎麼說：摘自摘要 | 文章用什麼手法增加國際性 |
|--|---|
| Do highly productive researchers have significantly higher probability to produce top cited papers? Or do high productive researchers mainly produce a sea of irrelevant papers in other words do we find a diminishing marginal result from productivity? The answer on these questions is important, as it may help to answer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 increased competition and increased use of indicators for research evaluation and accountability focus has perverse effects or not. We use a Swedish author disambiguated | 前三句話營造出該文的國際性。作者以兩個問句點出一個學界所知甚少的議題：1. 著作品質與數量之間的關聯 2. 引用次數代表著作的品質。 第三個句子指出這項議題為何重要來幫文中將提出的答案預作鋪陳。第四個句子推出一個地域性的例子，宣言透過此例找到「so what（那又怎樣）」問題的答案。最後一個句子則呈現研究結果。如此一來，讀者便能預期文章結論將與第三句所提到的政策或審計做法前後呼應。 |

dataset consisting of 48,000 researchers and their WoS-publications during the period of 2008 ± 2011 with citations until 2014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 between productivity and production of highly cited papers. As the analysis shows, quantity does make a difference.

that quality and not quantity should dominate and that with all the emphasis on numbers of publications, the system has become corrupted, see the discussion in The Leiden Manifesto (Hicks et al. [10]), and the Metric Tide report (Wilsdon et al. [11]).

該文的文獻回顧篇幅相當短，可以視作是緒論的延伸。文獻回顧舉出數篇文獻作為證據，指出著作數量與引用次數之間的關聯存在爭議。

該文中另有一個段落引用更多國際文獻，藉此擴展質量與數量之爭的維度。在結論一章，作者們又回筆呼應文章開頭所營造的國際格局。

| 文章怎麼說： 摘自緒論與文獻回顧 | 文章用什麼手法增加國際性 |
|--|--|
| If one agrees that in science it is all about top (cited) publications, the question comes up what an efficient publication strategy would look like. Is publishing a lot the best way or does that generally lead to normal science, (Kuhn, 7) with only low impact papers? The total number of citations received may still be large, but no top papers may have been produced. This was already the core of Butler's critique on the Australian funding system [8] and is also the underlying idea of emerging movements in favour of 'slow science' like e.g. in the Netherlands; there the 'science in transition' movement [9] was able to convince the big academic institutions to remove productivity as a criterion from the guidelines for the national research assessment (SEP). The underlying idea is | 雖然本文作者分別身處瑞典與荷蘭，他們一開頭就引用一位美國學者 Thomas Kuhn 的創見。接著，作者舉出澳洲國內的情形以及風行於包括荷蘭在內多處的「慢科學」風潮。藉此，讀者能將荷蘭的情形與自身對該領域的知識進行連結。接下來，作者又引用萊登宣言（源自一場在比利時舉辦的國際會議）以及一份英國報告作為質量與數量之爭的國際性證據。 |

| 文章怎麼說：摘自結論 | 文章用什麼手法增加國際性 |
|---|--|
| As the above results show, there is not only a strong correlation between productivity (number of papers) and impact (number of citations), that also holds for the production of high impact papers: the more papers, the more high impact papers. More specifically, for most fields there are constant or increasing marginal returns. In that sense, increased productivity of the research system is not a perverse effect of output oriented evaluation systems, but a positive development. It strongly increases the occurrence of breakthroughs and important inventions [16], as would be expected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n scientific creativity [13]. Also, we find that other recent work points in the same direction [18; 20]. The lively discussion [e.g. [9;10] that there is a | 結論的第一段再度提到文章開頭曾經引用過的國際文獻。當然，並不是說非得這樣做不可，但這是一個讓自己的研究發現與既有文獻相呼應的好方法。 |

華樂絲英文編修/翻譯服務價格

| 編修服務 | 10天 | 5天 | 3天 | 1天 |
|------|--------|--------|--------|--------|
| | 1.8元/字 | 2.3元/字 | 2.7元/字 | 3.2元/字 |
| 翻譯服務 | 中翻英 | 中翻英-急件 | 英翻中 | 英翻中-急件 |
| | 2.9元/字 | 3.3元/字 | 2.9元/字 | 3.3元/字 |

翻譯文件的工作天數，依字數多寡而定。

本公司可開立二聯式及三聯式兩種發票，其需酌收 5% 的稅金。若您需要開立發票，請於匯款後來信告知您的統一發票格式需求，包含所需發票為二聯式（一般發票）或三聯式（含有統一編號，可供報帳用）；請註明抬頭、報帳統一編號（三聯式）、開立項目、收信地址與收件人等，我們將於款項確認後為您開出。

本公司於政府登記立案，我們可以預先為您提供統一發票，您可以將款項以預存在華樂絲的方式，以便未來編修/翻譯使用。

risk of confusing quality with quantity therefore lacks empirical support. As we deployed a series of methods, with results all pointing in the same direction, the findings are not an artefact of the selected method.

The increasing popular policy that allows researchers to hand in only their five or so best publications seems in the light of these results counterproductive, as it disadvantages the most productive and best researchers. The analysis also gives an indication of the output levels that one may strive at when selecting researchers for grants or jobs. To produce high impact papers, certain output levels seem to be required of course at the same time dependent on which field is under study.

Future work in this research line will cover various extensions: Firstly, we plan to extend the analysis to some other countries, which of course requires large-scale disambiguation of author names. Secondly, we will in a next version control for number of co-authors, and for gender [30]. The former relates to the discussion about team size and excellence, the latter to the ongoing debate on gender bias and gendered differences in productivity. Thirdly, the aim is to concentrate on principle investigators, and remove the incidental co-authors with low numbers of publications, as they may seem to be high impact authors at the lower side of the performance distribution. This all should lead to a better insight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productivity and impact in the science system.

第二段專注於「so what (那又怎樣)」問題之上。作者將研究結果與現行審核體制相較，從而提出現行體制對高論文產量的研究人員有害的見解。此外，作者還以研究結果為主來提出宣導方面的建議。

作者接著討論「now what (接下來該怎麼辦)」問題。他們舉出研究所面臨的限制，坦言他們自己打算跳脫地域的框限以更具國境性的格局分析研究成果。作者亦指出他們打算在分析中加入性別因素讓研究更具國際性。最後，他們還宣稱將以忽略次要共同作者的方式來更加充實對多產作者/研究人員的敘述。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這篇論文的作者由摘要開始，在緒論、文獻回顧一路到結論都十分具有連貫性。雖然只分析一個國家的數據，但他們的論述內容在格局上卻更為宏大，從而產生國際意涵。

因此，透過這個例子，大家不妨在收到「要增加文章的國際性」這樣的審稿意見時，問問自己下列問題：

- 我的文章有沒有涉及哪些更高格局的國際考量、爭論、議題、問題和關注點？
- 我能引用哪些國際文獻來讓文章跟國際學界的爭論與研究有所關聯？
- 文章中的分析涉及哪些國際文獻？
- 我如何讓自己的研究結果能更廣泛的對學界國際對話有所增益？

「So What」與「Now What」問題的八個步驟

期刊一般不會只刊登研究結果，光只有研究結果尚不足以成為一篇期刊文章，這點無庸置疑，但他們也希望您能詳細解釋研究結果「為什麼」有意義及「如何」有意義、為什麼讀者們應該關心研究結果、為什麼讀者們該費心閱讀該文章、為什麼您寫得內容值得讀者們耗費半小時的生命來深入瞭解？

換言之，不論是從學術方面、政策方面或實務方面，您必須說明自己的研究結果具有什麼意義。同時，您也必須點出自己的研究結果將會造成什麼影響，比如促使學界做更深入的研究和改變研究方向、促使不同的知識與做法的結合、舉出某些做法需要加以變化或是如何對某些事物的看法完全改觀。這些超出研究結果之外的問題，一般統稱為「so what」與「now what」問題。

您可不能在論文快寫完時才開始思考「so what」與「now what」問題。在寫論文時從頭到尾都得把這些問題掛在心上，甚至在開始動筆前就要好好想一想；思考這些問題有助於作者決定文章的結構以及論述的方式。當您動筆設定好研究背景與關注重點之後，必須開始為「so what」與「now what」問題做準備。您必須談談為什麼研究有其意義，然後在文章即將結束之際再回頭說一遍研究「為什麼」有意義、「如何」有意義以及研究結果將會造成什麼影響。在動筆之初就思考「so what」與「now what」問題是非常有幫助的好習慣。一旦明白大多數期刊都不只光看研究結果之後，身為作者的工作將會變得更加明晰。您並不是單純建構一篇宣布結果的報告就好，而是要建構起一篇論述，說明為什麼探討該研究主題是重要之舉。

我們的建議：不要讓文章內容環繞研究結果打轉，而是要環繞「so what」與「now what」問題打轉。也許您會問：「具體要怎麼做？」接下來我們就舉出一個方法。當準備要動筆時，不妨專注思考文章將有助於解決什麼問題或謎團，即使不能完全解開也沒關係。接下來，您必須：

1. 一開始就提出研究問題。這就是問題陳述 (problem statement)，也可以視為對研究的主題，甚至還可以藉此處提出假說。
2. 把研究主題整個視為一盒拼圖，決定將在這篇文章中討論哪一片拼圖。
3. 決定將引用哪些文獻構建研究，進而回答研究問題。您或許還需要舉出理論架構或概念架構來說明自己如何建構研究/分析結果。
4. 說明您如何進行研究以及為什麼您的研究方法值得讀者信賴。
5. 報告您的研究結果與分析。
6. 解釋研究結果所代表的意涵來支持您對研究問題的看法。研究結果就是證據，您得說明研究結果為何證明某事或是如何證明某事。此處有可能需要介紹您所採用的理論架構。

7. 重述探討研究問題的初衷，並解釋您的研究結果為何重要及對誰重要，包括您的研究是否使文獻更加完整？您的研究是否擴展人類的新知識？
8. 指出獲得您的研究結果後，各界可以進一步採取哪些行動。

以作者觀點來看，就是：

1. 以下是我對這個重要主題的看法。我把宏觀的視野講出來，讓你們知道這樣是有意義的。
2. 以下是我打算關注的重點以及為什麼選該重點。
3. 以下是一些別人發表的關鍵文獻，我會參考這些文獻來建構自己的研究，進而尋求問題的答案。我的研究是構築在既有的文獻之上。
4. 以下是我做了哪些事以及如何做了這些事。你們可以信任我的研究，因為重要細節都開誠布告告訴你們了。
5. 以下是我獲得的結果以及所作的分析。
6. 以下是我對所得結果的詮釋。
7. 以下是為什麼這些結果與分析能有意義的促進我們對問題的瞭解。
8. 以下是接下來可以採取哪些行動。

以學術寫作進行學術對話

您會常常聽到一種「主張進行學術寫作就是進入一場學術對話」的說法。舉例而言，一篇期刊文章就是進入一場非同步對話的敲門磚，而這場對話有特定的主題並且應該已經在期刊上持續一段時間。期刊文章對這個主題進行討論，並且各自回頭引用別的文章，以確保讀者能理解這場持續不斷、逐漸累積的討論。

把論文、專章及專書各自視為進入一場獨立的對話也是個不錯的想法，而此處所謂的對話是指與讀者的對話。正如同論文與論文之間的對話那樣，作者同樣必須與先前的研究建立連結。研究對話的人士都明白，對話是一種社交行為，是一種透過與他人產生「連結」而讓我們得以分享經驗並擴展思考的方式。對話並不是單方面的行動，雙方都必須輪流依循許多不成文的「規則」來作出貢獻。

其中一條重要的規則是雙方都必須有意願進行對話。雙方都有參與對話的權利，而且有責任傾聽對方所說的内容並持續參與對話。展開一場對話，並且在對方並未以某種形式予以同意即主宰整場對話，是一種很失禮的行徑。在對話中毫無理由就離開也同樣是一種很失禮的行徑。

不同類型的對話有不同的規則。在尋常對話中詰問對方是極為失禮，但在面試時卻完全是可以接受的行為。當有人主宰全場，並逼所有人聽他長篇大論的發言時，走開或許是可以接受的行為，這是因為說話的人通常無權迫使聽眾聆聽，他們通常只能一直講到被打斷為止，比如被人要求：「講重點」的時候。做簡報時講者發言的時間會比較長，但也不是無窮無盡。

當寫下一段文字時，您是在與讀者對話；您是在要求讀者暫停自己手邊的工作，注意聽聽您要說的話；您是打算主宰對話並且期望讀者不僅留下來聽，還要作筆記。

部分對話分析專家認為在一場對話中，參與者第一個採取的行動是結盟（coalition）。這裡所謂「結盟」單純是一個術語，指的是雙方因某些共同的興趣而湊在一起。對話中的結盟行為往往是暫時性的。說者與聽者同樣在意某事，並由說者從對方那兒找出透過彼此言語交流的收穫。

我覺得結盟這一個概念在進行學術寫作時是很有幫助的，尤其

是在剛開始動筆之初。不管是任何形式的學術寫作，我們都是在要求讀者空出一段時間。我們提出一個對話的話題，然後指出打算如何引導讀者/聽者度過接下來由我們自己獨白的時間。當然，我們也向讀者保證暫停手邊的事是值得的，因為雙方都對這個話題感興趣並且受益。

作者們是透過以下方式讓話題與讀者結盟：

- 提醒讀者該話題已在學界做過哪些對話（引用已經發表過的文獻，特別是在目標期刊發表的文獻）。
- 指出為何有必要延續先前的對話：「因為我們尚未窮盡所有值得探究之處，或是目前的情形使得我們必須繼續對話，以推進大家對此話題之認識」。
- 保證自己要說的話既不無趣而且還充滿可靠的資訊。

如果提前點出對話主旨，讀者便能自行決定是否參與。如果讀者在讀完緒論之後選擇繼續閱讀，他們便須暫時將對話的主導權交到作者手上。

接下來，作者便須負起自己的責任，並非關於挑選對話形式的責任，而是對現在文章開頭所做保證的責任。結盟需要維持下去並不只是建立同盟就好。在文章開頭，作者保證會討論具有意義且有社會性的話題，亦即這篇文章將會擴展現有的對話並增進學界社群對該領域的知識與連結。再者，文中的對話必須言之有物，亦即文章內容必須是建立在堅實的經驗、證據、詮釋及理論之上的論述。此外，還必須讓讀者確實體認到他們正在閱讀的內容正是如此。當讀者發現內容與保證的不一樣，結盟也有可能因而拆夥，所以作者務必從頭到尾都不能離題。

時時記得作者與讀者之間存在結盟關係是很有幫助；此概念會讓作者更專注於讀者，乃至於學界社群所感興趣之處。這是因為對話是一種社會性的行為，而我們所屬的社群就是我們的領域、我們的主題、我們的理論。因此，作為一個努力進行結盟並予以維持的作者，您必須把先備知識、目的和期望都加以考量。您還得要考量文章內容的連結、清楚度和連貫性。

最後，對話與結盟概念還有一點能對進行學術寫作的人有幫助。仔細觀察對話，您會發現有一些規則相當隱晦。比方說，假如對方不是理所當然的要求您聽他們說話，他們可能會說：「讓我聯想到以前有一次……」；對方要是想暗示您可以繼續說下去，他們可能會說：「嗯」、「哦」、「後來怎麼了？」以對話規則的觀點來想想學術寫作上是不是也有相似情形（如果有的話，又是如何運作），將會頗有助益。

「讓作品跟現行的對話產生連結」是什麼意思？

我們常常聽到有人說把自己的研究付諸文字就像是加入一場對話。研究主題過去就已經有人探討過，所以您的文章必須能銜接上先前的對話。當然，這裡所謂的「對話」，指的實際上是已經發表的文獻。

把研究與同一領域的其他文獻銜接在一起就意味著您不是縮在角落自言自語，而是跟一個對相同問題感興趣的學術社群進行交流。而且，把研究連接上在您之前就進行的對話能夠讓學界累積知識，進而獲得更深入的見解。當引用別人的著作時，您其實是在指引讀者把您的研究與他們已知的學術對話視為一體。然而，對進行學術寫作的學者而言，最要緊的不是「為什麼」要跟既有文獻互動，而是「如何」把自己的文章與既有文獻銜接。那麼，這種銜接對話的行為在寫作上具體是怎樣操

作？不幸的是，這個問題沒有標準答案。不過，倒也不是沒有值得一提之處。

以下有三個常見的例子來示範如何把文章與既有文獻銜接，目的在於讓您瞭解把自己的文章跟既有文獻銜接實際上是如何運作，同時也讓您明白當有人說：「想懂寫作就要先懂閱讀，看看作者做了什麼和怎麼做」的時候，究竟是什麼意思。

我最近正好在讀一本敘述專業精神 (Freidson, 2004) 的書，所以我就從書中摘出以下三個例子。作者是藉由引用文獻而使其著作與所屬領域產生連結，而且作者必須確保自己的著作與既有文獻已做過的討論緊密銜接。引用既有文獻可以產生以下這些作用：

1. 支持一項論點

既有文獻可以在論述過程中提供各式論據來協助作者建立一項論點。下文中 Freidson 建立一項論點並引用領域內既有的文獻來佐證。由篩選的段落中，可以看出來 Freidson 想要指出隱性知識 (tacit knowledge) 並非僅有單一類型。他的做法是引用數篇不同的文獻，而同時也將自己的著作與該領域既有文獻給天衣無縫地銜接起來了。

What is tacitly known and used of course depends on the particular work: it is one thing for business executives and college professors (Wagner and Sternberg, 1986), quite another for tellers in a bank and machine operators in a paper products factory (Kusterer 1978) and still another for the bricoleur (Levi-Strauss, 1966; Berry and Irvine 1986, 271-4).

Freidson 做銜接的方式是從該領域引用三項論證。請注意他如何透過修辭的方式來達成這個目的：「it is one thing for... quite another... and still another...」。

不過，與其他文獻進行銜接也可以用更直率的方式來達成，例如：

The concept of discretion is central to (worker autonomy and control) and deserving of special status. As Fox (1974, 26-35) has shown at some length in analyzing industrial work, the right of discretion implies being trusted, being committed, even being morally involved in one's work.

這裡，Freidson 直接列出論據與相關作者。在「As Fox has shown」這句話裡，Freidson 利用 Fox 的實證研究來強化並推進自己的論點。注意他用了「at some length」這樣的敘述，暗示 Fox 所提出的屬於實證，而非僅僅聲稱應是如此，這個舉動同時也是在將您的著作與領域既存的知識接軌。此外，您選擇跟誰銜接也往往頗為重要。整體來說，您必須選擇確實跟研究具相關性的文獻。關聯性不強的話，熟悉該領域的人一眼就能看穿底細，所以請務必讓連結愈強愈好。

2. 表明自己採用的作法

與其自創新詞，Freidson 選擇採用領域內早已通用的術語：

Borrowing from Kusterer (1978) we might call all of the knowledge

and skill used in work, whatever the source and the content, whether everyday or formal, working knowledge.

利用「Borrowing from」這樣的修辭來暗示自己採用的是既有術語，令 Freidson 得以將自己的著作與領域內既有的思路與文獻掛勾。當讀者看到一個熟悉的術語，他們會回想起既有文獻的內容，並將目前正在閱讀的這篇作品與既有文獻連結起來。另外，他們也領會到 Freidson 在遵循前例。這種借用他人的詞彙與定義進而產生連結的做法相當常見，而最普遍的形式就是先敘述一項事務，接著再說這是「what (name) calls (term)」。

此外，與其他文獻進行銜接還能省去長篇大論解釋為什麼選擇特定研究方法。為了避免文章主軸產生不必要的偏移，作者可以採用原本就存在的研究方法。在此處，Freidson 利用別人發表的文獻來支持自己所作的選擇；這樣利用已經存在的文獻來構建自己的著作是很省力的作法。

3. 對所屬領域進行評估，並提出新立場

在下面摘錄的文字裡，Freidson 舉出數種對「work」的見解，但也指出這些見解之間存在重要的共通之處（我沒有完整摘錄這段文字，希望大家還是能看出 Freidson 一方面點出自己的特殊位置，另一方面持續與現行學術討論進行互動）。

Several useful surveys of the meanings imputed to work in the Western world are available to use. Tilgher (1958) was concerned primarily with... Applebaum (1992) on the other hand, was more concerned with... and Meakin (1976)... with the... (see also Anthony, 1977). As varied as are the intentions of those surveys, two basic issues run through them all – the value of meaning of work in and of itself, and the value of different kinds of work.

（Freidson 顧慮的是最後這兩點。）

Freidson 暗示道，比起專注在充斥學界的數種不同見解，他有一個更為根本的考量。他的任務既要講求統一又具挑戰性：「two basic issues run through them all」。當然，Freidson 大可只說所有對「work」賦予意義的調查都有兩個基本問題，然後在括號中引用文獻或是把文獻整理成表。不過，凸顯不同見解的存在能把不同思路聚合，並能把論點連結在一起。

接下來該怎麼做？

前面舉出三個與學術對話銜接的例子，也就是三個關於如何使用學術性後設論述 (meta-discourse) 的例子。如同我前面已說過的，要把您的著作跟領域銜接並不是只有這些方法，選項其實多不勝數，但是，這三個方法（支持論點、表明自己採用的作法及對所屬領域進行評估並提出新立場）相當常見。您必須熟悉先前的對話，也需要明白自己的研究是如何以及何處與之有關連。此外，您也得指示自己將如何以及在何處增添新的事物。以上這些工作成功與否都取決於您是否有能力分析 and 評估既有文獻，並將之與自己的論點加以橋接。

依我所見，親眼仔細觀察別人怎樣銜接上學術對話將對寫作有很大的助益。您將會發現自己「想要」怎麼做以及自己「能夠」怎麼做，然後寫作功力亦將隨之提升。



發行人：張梅瑛 發行所：華樂絲語文顧問有限公司 提供您最專業的學術英文編修/中英翻譯服務

中華郵政台北雜字第2360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地址：忠義華廈 台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251號3樓 Tel：02-2555-5830 網站：www.editing.tw

E-mail：editing@editing.tw Fax：02-2555-5836 部落格：www.editing.tw/blog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六 09:00~20:00，國定假日公休